

菲利沙海灘

史蒂文生着



新譯文叢刊

菲 利 沙 海 灘

史 蒂 文 生 著

陸 玲 楊 曄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 上 海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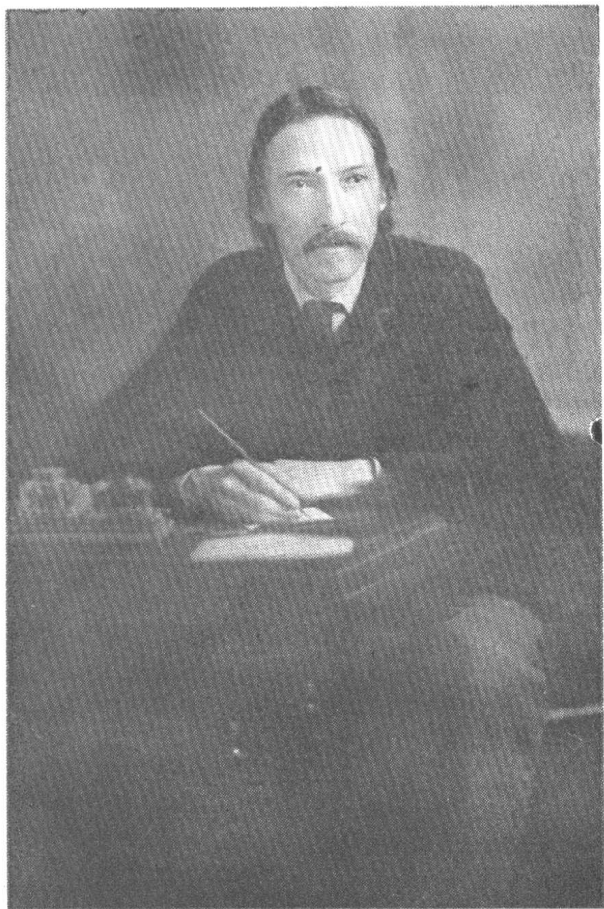
菲利沙海灘

進口紙本定價四角七分

著者	史蒂文生
譯者	陸冷楊曄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刷者	奎記印刷所
	(上海新聞路 920 弄 26 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3 5/8
字數: 62,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1-5000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原 書 名 The Beach of Falesa
原 著 者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原 出 版 者 Charles Scribner's Sons
作 插 圖 者 J. Alden Weir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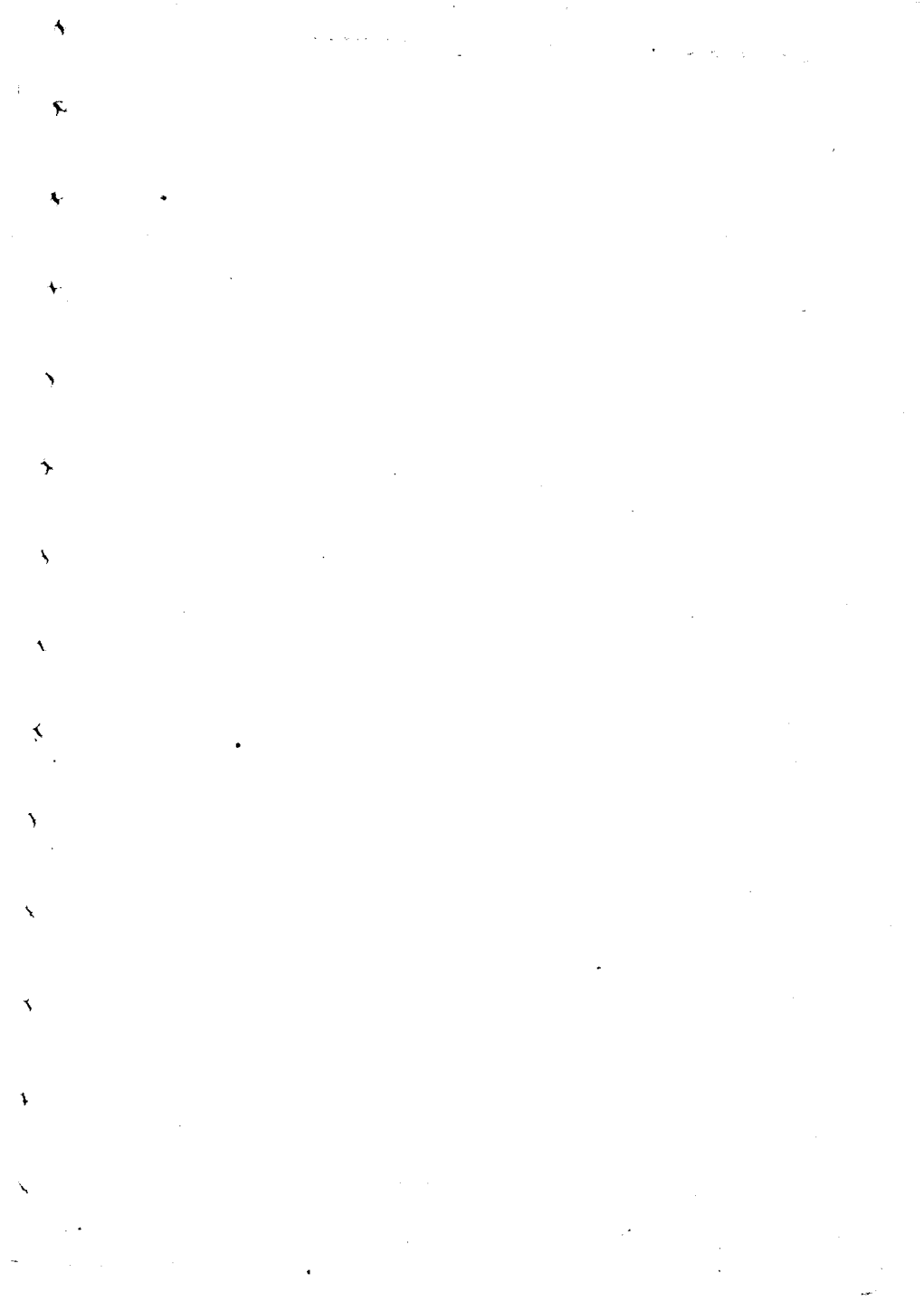
在景物如畫、民風淳樸的南洋羣島上，也有白人殖民者幹着罪惡的勾當。維爾特沙爾來菲利沙經商，先來的凱斯因為怕妨害自己的利益，設計陷害他，爲他介紹一個受到『排斥』的土著少女做妻子，使他無法做生意。一夜在樹林中凱斯槍傷了維爾特沙爾和他的妻子，但終於維爾特沙爾得到最後勝利。

這是『寶島』作者另一篇以海島爲背景的故事。

目 錄

第一章	南洋的婚禮		三
第二章	抵制		三二
第三章	傳教士		四〇
第四章	鬼把戲		六七
第五章	樹林中的一夜		九一

菲利沙海灘



第一章 南洋的婚禮

我初次看到那個海島的時候，既不像在夜晚也不像在早晨。那時候，月亮偏在西天正漸漸往下沉，但還是又圓又亮。東方却正是黎明，完全映在一片淡紅色的光裏，啓明星像顆金鋼鑽般的閃閃發光。從陸地吹來一陣微風拂上我們的臉，聞得出帶來了一陣野苦提樹和華尼拉樹的濃烈的香味；此外還有其他的氣味，但這兩種最明顯；那微風的寒氣使我直打噴嚏。我該說明我曾經在航綫附近一個地勢較低的島上，在土人中間，差不多完全孤獨的居住了好多年。因此這是一種新鮮的感受，我甚至連話也好像說不來了；而看着這些樹木和高山，聞着它們發出那股特殊的香味，也使我的精神爲之一爽。

船長吹熄了羅盤燈^①。

「看呀！」他說，「維爾特沙爾先生，在礁石缺口處的後面有一縷烟冒着。那就是菲利沙，它是往東去的最後一個村子，你的棧房就在那裏；他們的房子全都是背着風的——我

① 羅盤燈 (binnacle lamp)：一種航海用的燈，擱在裝羅盤的一個方盒子中，晚上航海時照亮羅盤。

不知道什麼緣故。拿我的望遠鏡去瞧吧，你能看出那些房子來。」

我拿起望遠鏡，海岸一下子變得近在眼前了，我看到稠密的樹林和海邊澎湃的碎浪，還有那褐色的屋頂和藏在樹林中隱約可見的黑黝黝的好多房子。

『你可看到東邊那一點白的嗎？』船長繼續說。『那就是你的房子。珊瑚礁石蓋的，高高的矗立在那兒，那走廊可以容納三個人並排走，那是南太平洋中最好的一個棧房。當老阿當姆士看見了那個棧房的時候，曾經拉着我跟我握手。他說「我可在這兒找到一個舒服的好地方啦。」「可不是嗎，」我說「還能過好日子呢！」可憐的約翰！從那次以後，我就沒有見過他，後來他心情變了——和那些土人合不來，連白人，甚至無論什麼人他都合不來；我們第二次再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葬了。我爲他豎了一根木條，上面寫着：「約翰·阿當姆士卒於一八六八年。你去學他的樣子吧。」我忘不了那個人。我一點也看不出約翰有什麼不好。」

『他是怎麼死的？』我問。

『是一種病吧，』船長說。『好像是突然病死的。據說他在晚上爬起來，服了許多許多止痛藥和「凱內代藥」。不行——這藥也救不了他的命。接着他設法打開一箱杜松子酒。還是不行——力道不夠。後來他一定是轉身跑到走廊上，翻過欄杆摔了下去。第二天，當他

們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完全瘋了——一刻不停地囁語着有人在他的椰子乾核^①裏攪水。可憐的約翰！」

『可曾猜想這是因為就在這個島上的緣故？』我問。

『嗯，想到過這一點，不然就是什麼疾病，或者別的什麼原因，』他回答。『我只聽說這個島是一個有益健康的地方，決沒有聽見旁的話。我們最後一個就在這島上的人維格爾士，就一根頭髮都沒有改變。他離開這兒是因為這個海灘——聽說是因為他怕黑傑克、凱斯和「吹口哨的」傑米，那時候傑米還活着，但是後來沒過多久，他喝醉了酒淹死了。至於老船長蘭多爾，從一八四〇到四五年之間的什麼時候起就一直在這裏了。我一點也看不出貝利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也看不出他有什麼改變。看樣子他好像能活到老卡福茲羅姆那麼大歲數似的。不，我想這島是個不錯的地方。』

『現在有一條船來了，』我說。『它恰好在海口，看樣子像條十六呎長的鯨魚，有兩個白人在艇尾座那兒。』

『「吹口哨的」傑米就是從那條船上落水溺死的！』船長嘆道，『咱們用望遠鏡來瞧瞧。不錯的，的確確，那是凱斯，還有那個黑人。他們的名聲壞透了，但是你知道海灘這地方

① 椰子乾核 (copra)：將椰子仁切碎晒乾的乾塊，可作榨椰子油的原料，為南太平洋各島主要物產之一。

大家是怎樣談論的。我相信「吹口哨的」傑米這個傢伙最壞，所以你看，他歸天了。你還什麼敢打賭說他們不是在弄杜松子酒喝？我跟你下五對二的賭注他們帶了六箱哩。」

當這兩個商人走上船來的時候，我一看見他們就感到高興，或者，說得正確些，我一看見那兩個人和聽見其中一個的語言就感到高興。我在這航綫一帶生活了四年，老把那些日子當作是在監獄裏過的，極想有白人做鄰居，我受到『排斥』^①，到當地公所去了解情況才得到了解決，買杜松子酒，大樂一陣，然後悔恨着，晚上只得同孤燈作伴獨坐在屋子裏，或者在海灘上一面散步，一面想自己多愚蠢，竟會耽在那地方。在那個島上除了我之外沒有別的人，當我航行到第二個島時，那裏又大半是粗人。現在看見這兩個，人上船來真使我愉快。一個肯定是黑人；但是他們兩人都穿了漂亮的有條紋的寬褂袴，頭上戴着草帽，如果凱斯在城里裏，倒也能算得上一個體面的市民。他小個子，黃皮膚，臉上長着一個鷹爪鼻，一雙暗淡無神的眼睛，還有那用剪子修得整整齊齊的小鬍子。沒有人知道他是哪國人，只知道他說的是英國話；不過很顯然的他是好家庭出身的，還受過良好的教育。他也很有才藝，奏手風琴是一等好手，如果給他一根線或者一塊木塞或者一副紙牌，他就能變戲法給你，巧妙得和

①『排斥』原文爲 Taboo。南洋土人等宗教上的戒律，不許接觸或接近神聖或污穢東西稱爲 Taboo。受到『排斥』的人，別人不得與之接近或做生意。

靠變戲法爲生的人不相上下。他善於講話，只要他願意，他就配做客廳裏的貴客，可是只要他願意，他却又能罵出不堪入耳的粗話，比一個美國水手罵出口的話還要粗，他還能說得很鋒利，叫一個『卡拿卡』受不了。他認爲怎麼做在當時最好，就怎麼做。這是凱斯的作風，表現得總是那麼自然，好像他生來就有這個天賦似的。他有獅子般的勇敢和老鼠般的狡猾，他認爲如果他今天不在地獄裏，那就根本沒有什麼地獄。我知道這個人只有一個優點：他愛他的妻子，待她很好。她是薩摩亞人，染得一頭紅髮——那是薩摩亞羣島上的風俗，他後來死了以後（這我一定要敘述的），他們找到一件奇怪的東西——他像個基督徒一樣早已寫好一份遺囑，這個寡婦獲得了全部遺產；他們說，她得到他全部的，黑傑克全部的，還加上貝利·蘭多爾的大部分財產，那是因爲凱斯是管賬的緣故。所以她搭上曼奴亞帆船回到了家鄉，直到現在她還在那裏過着貴婦人的日子。

但是在我到那裏的第一天早晨，這一切事情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凱斯當我一個上等人

① 『卡拿卡』(Kanaka)：波里尼西亞語，意爲『人』，專指波里尼西亞人。轉爲英語，則泛指南洋羣島上的一切土人，不論棕種或黑種。

② 薩摩亞(Samoa)：南太平洋中的一個羣島名。其地介於夏威夷和新西蘭之間。島上棉、椰子、咖啡、橡皮樹、麵包樹等植物很豐富。昔爲一王國，一七二二年爲歐人發現。現爲美國及新西蘭分佔。

和他的朋友一樣看待，歡迎我到菲利沙來，還代我辦理各種事務，我不了解土人的情形，所以這對我是有很大幫助的。我們在船艙裏坐了大半天功夫，一面喝酒一面談話，更爲投機了，我從來沒有聽見有人說話說得像他那麼恰到好處的。在羣島上除了他再也沒有更精明更乖巧的商人了。我覺得菲利沙好像是個不錯的地方，我酒喝得越多，心裏越覺得輕鬆。在我們之前來的那個商人是在半小時之內匆匆逃出這個地方的，他碰巧搭上了一艘從西面開來的載運苦力的船。我們的船長來的時候，發現棧房的門已經關上了，門上的鑰匙交給了本地的一個牧師，逃跑的人還留了一封信在那裏，在信上他自認有生命危險而感到十分害怕。從此以後就沒有代表這個商號，當然也就沒有貨物了。這時候是順風，船長希望在黎明時順着潮水駛到第二個海島去，人們正忙碌地把我的貨物卸到小船上，再搬上岸去。凱斯說我不必自己操心，沒有人會拿我的東西，菲利沙的人都是誠實的，最多偷偷小雞，一把刀子，或者一條烟草，他說我最好靜靜的坐着，直到那條船開走，然後就一直到他家裏去看看老蘭多爾船長，他是這海灘上的老前輩，就在那裏吃頓便飯，等天黑了回家去睡覺。因此中午到了，我還沒有踏上菲利沙的海岸，那條船已經啓程了。

我在小船上喝了一兩杯酒，又是剛剛結束了一次長途航行，我覺得脚下的地面像船上的甲板一樣的在起伏着。整個世界像是被重新漆過似的明朗，我的脚像隨着音樂節拍似的一

路走着，要是真有天堂的話，菲利沙倒像是一個水手的天堂，但是假如沒有的話，那實在太遺憾了！能夠在這綠油油的草地上散散步，抬頭眺望着青山，又看看那些脖子上戴着綠花環的男人和穿了紅的藍的、顏色鮮艷的衣服的女人，那真是太好了。我們在酷熱的太陽下和涼快的樹蔭裏繼續向前走，太陽和樹蔭我們都喜歡；村子裏的孩子們剃光了頭，赤裸着褐色的身子，跟在我們後面跑，用尖細的嗓子歡呼着，像一羣亂噪噪的家禽。

『順便說一句，』凱斯說，『我們一定要替你找個老婆。』

『當真的，』我說，『我倒忘了這事。』

有一羣姑娘圍着我們，於是我打起精神像個傲慢的官僚那樣望着她們。她們知道有船開到，所以都打扮得齊齊整整，菲利沙的婦女看起來很美麗。要是有缺點的話，那就是胸部稍微闊了一點，我正在這樣想，凱斯碰了我一下。

『那一個很美，』他說。

我看見那邊有一個姑娘獨自一人走來。她剛釣魚回來，她身上穿的只有一件襯衫，而且全都濕透了。以一個海島上的少女來說，她是年青，而身材非常苗條的，長長的臉，高高的前額，還有一副羞怯、愚昧無知的奇怪神氣，這是有點像隻貓，又有點像個嬰孩的神氣。

『她是誰？』我說。『她倒不錯。』

『那是烏瑪，』凱斯說，接着他就把她叫了過來用土話跟她說話。我不懂他說些什麼，但是當他說到一半的時候，她迅速而胆怯地抬起頭來望着我，好像一個孩子在躲閃毆打似的，後來她又低下頭來，過了一會兒微微地笑了。她有一張大嘴，嘴唇和下頰部分好像是雕刻的；那個微笑只停留了一會兒就消逝了。然後她就垂着頭站在那兒，傾聽着凱斯把話說完，她用悅耳的玻里尼西亞①話回答他，衝着他的臉看，又聽他回答，接着鞠了一躬就走開了。我只分到了她半個鞠躬，可是她根本沒有看我第二眼，也沒有再笑一笑。

『我想一切沒有問題，』凱斯說。『我想你能夠得到她。我會跟那個老太婆說好這件事情。你只要拿出那麼一條烟草來，就可以弄上手！』他又嘲笑著說：

我想是她那微笑深深印在我的記憶裏，因此我嚴厲地回答他。『她不像是那樣的姑娘，』我嘆道。

『我知道她不是那樣的人，』凱斯說。『我相信她像鎖子甲一般可靠。守着自己，不跟那羣姑娘們廝混在一起，就是那樣。喔，不，你別誤會我的意思——烏瑪爲人是規矩的。』我

① 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字義是『多島』的意思。地理上，爲包括由密克羅內西亞和美拉尼西亞向東的太平洋所有的島嶼的總稱，由許多各別的羣島構成，如夏威夷、腓利斯、鳳凰、馬魯斯、薩摩亞、東加、社會等等羣島。居民多爲玻里尼西亞人。

覺得他是很急切地說這些話的，他這種樣子使我感到驚訝，也感到喜悅。「其實，」他繼續說，「我不該那麼有把握的說你一定能得到她，只是她跟你的外表很相配。你不必出面，我自冇辦法去跟她的母親說，然後我就把那個姑娘帶到船長家裏去給你們舉行婚禮。」

我不在乎結婚這兩個字，我就照直說了。

「噢，結婚並沒有什麼害處，」他說。「黑傑克來充當牧師。」

這時候我們已經看到這三個白人的房子了，在這些海島上，他們把黑人也算白種人，中國人也算白種人，真是奇怪的想法，可是他們覺得很自然。那是一幢用木板蓋成的房子，有個窄窄的造得不結實的走廊。房子的前面部分是店舖，店舖裏有個櫃台，幾個天平盤和盡可能陳列得好看的一些商品：一、二箱罐頭肉，一大筒硬麵包，幾疋棉布，那些東西簡直不能跟我的貨物相比，唯一出色的東西就是那些違禁的槍械彈藥和酒。「如果只是這些東西跟我的貨物競爭，」我想，「那麼我在菲利沙的買賣應該做得很好。」真的，他們只能夠在一方面對付我，那就是用槍和酒。

老蘭多爾船長在後面的屋子裏，他模仿着土人的樣子蹲在地上，肥胖而蒼白，赤裸着上身，頭髮灰白得像隻貓，一雙醉眼猥猥地望着。他全身長着灰白色的毛，上面爬滿了蒼蠅，有一隻蒼蠅停在他的眼角上——他却一點也不在乎；蚊子像蜜蜂似的在他四周嗡嗡地叫着。